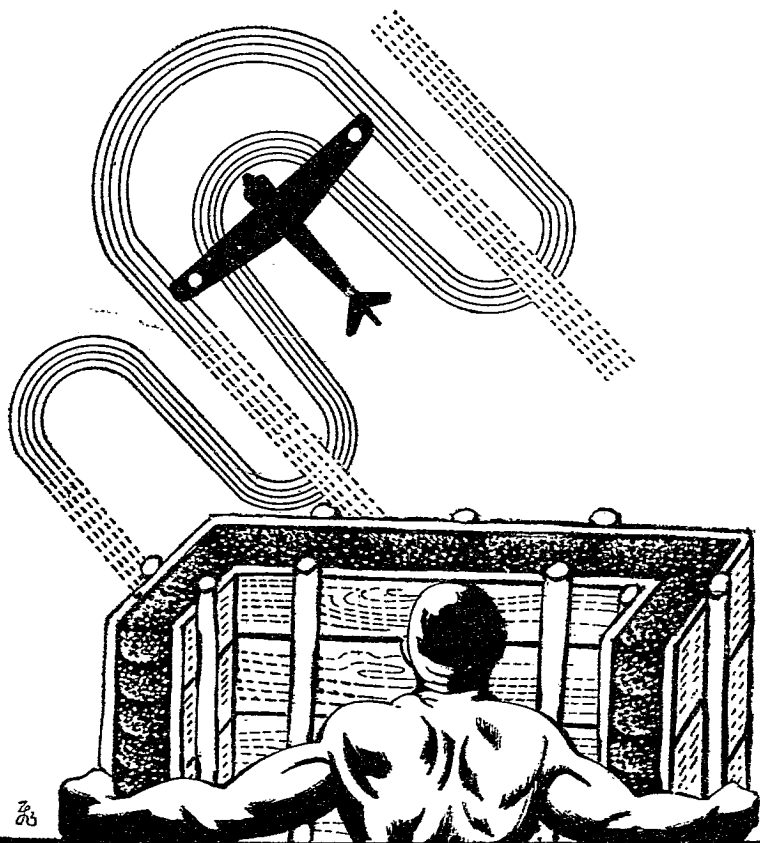




857.83

969.8

4

社 報 日 山 中

書 叢 戰 抗

種 四 第 輯 一 第

中 襲 空 在 活 生

演 作 殷 著 著

冰 春 胡 者 編

月 依 翁 威 廷 陸 益 陳 編 主

注 春 胡 蘇 復 韓

行 印 會 員 委 版 出 書 圖 社 報 日 山 中



3 1774 6953 7

「生活在空襲中」目錄

總序

弁言

生活在空襲中

南京路的羣魔亂舞

月色下的凱旋

夜的遭遇戰

光榮的犧牲

總序

年來國際糾紛已進入最嚴重階段；不惟中華民族的歷史將由此開一新紀元，即世界歷史亦將劃一新時代。我們既不能白讓他人去推動這時代，以支配我們命運；則必須努力來推動這時代，以爭取我民族的生存與榮耀，國家的獨立與平等！

在此大時代的中華民族陣線上，我們出版界是精神的戰士，責任非常重大。本報同人，認識此點，時刻在檢查自己，督促自己，務求于此大時代中站住我們的崗位，勉盡我們的責任。一年以來，本此精神，賴各同人的努力，對於業務，改進固多。然若以言有若何成績足以告慰我愛護本報的同志，實覺慚愧。

溯自平津京滬相繼淪陷，我國文化中心區域的重要機構，橫遭敵人摧毀。華北華東等地著名的報紙雜誌，相繼停刊；我們痛心之餘，深覺各地文化事業的遭劫，直接增加了我們的責任。因此，本報同人特組織圖書出版委員會，來分擔抗戰救國

的義務，增加殺敵鋤奸的工作。我們預定的計劃，是以剩餘的勞力，用合作的方式，編印各種叢書和期刊，以供給大眾的需要。現第一期決定彙編本報關於抗戰救國的言論和文藝等項，名爲「中山日報叢書第一輯」，暫時先出「怒吼之中國、保衛大廣東、國家高於一切、生活在空襲中、九國公約會議概觀、抗戰文藝總論」等六種。此後若環境許可，當續出叢書第二輯或其他專集期刊等類。對於社外同志的著作，如適合時勢需要，願由本社出版者，亦甚表歡迎！

本社同人，自知見聞未周，能力有限，但責任所在，亦不敢坐失時機，稍自暇逸。深望我愛國同胞，熱心讀者，隨時予以督促和匡正，使加重到我們身上的責任，因得到助力而能够勉負荷。以致遠道，那真是感激不盡的。

李伯鳴 廿六年雲南起義紀念日序於廣州

總序

神聖的民族自衛抗戰，揭開序幕以來，經過半年的英勇搏鬥，已經轉入到最嚴重的階段了！我們要緊握住最後勝利的保證，從今日起，不惟要展開更英勇的全民抗戰，而且要更深刻的認識民族生存自衛抗戰的意義。人人須知：這是四萬萬五千萬炎黃華胄生死存亡的決戰，這是現代中國光榮的劃時代的艱巨荷負，這是世界正義人道與世界和平樂利相互消長的最後體驗。凡是有血氣的中國人，均應抱定絕大的決心，堅持必勝的信念，爲這「神聖的抗戰」而貢獻其一切，以突破敵人的侵畧陣線，保障中華民族光榮的生存與發展！

在平時，報紙是民衆精神的糧食；但在這時，牠應該是精神的武器，牠應該成爲我民族生存自衛抗戰中精神的長城！德皇威廉第二在歐戰敗績之後，很憤慨地承認：『此非戰之罪，而係德國無泰晤士報之故。』我們身爲報人，當這大時代的來臨

，凜於責任之重大，時刻在戰戰兢兢自視如前線的戰士，等篇幅於戰場，一字一句，無殊爲砲彈爲坦克，秉效命沙場的精神，爭取文化抗戰之勝利。

可是，文化抗敵的工作，任重而道遠，欲達最高之目的，自非浮言虛詞所能倖致；所以我們一年來，念茲在茲，毋敢稍懈，對於立言紀事，特別注意於下列幾點：

一・發揚民族的精神，培養抗戰的實力，闡明政府的政策，擁護領袖的主張；這是我們當前最大的任務。

二・鼓吹組織民衆，加緊軍事訓練，充實民衆的自衛力量；鼓勵士氣，提高抗戰精神，廣佈我將士忠勇壯烈的事蹟；擴大兵役宣傳，喚起國民抗戰意識；協助籌募戰費，發起慰勞捐輸；普及防空知識，灌輸國民戰鬥技術；這是我們努力工作的目標。

三・揭發敵人侵畧的陰謀和摧毀文化屠殺難民的暴行，暴露敵人破壞和平和毀滅人道正義的真象，使世人咸知我不只爲生存而戰爭，亦所以爲保障世界

和平與維護人道正義而戰爭之真諦；這是我們嚴正光明的方畧。

四・在抗戰進行中，對於同情我們的友邦，固然誠摯的信任；即對於世界各國，亦應表示我民族生存自衛的立場，務使其了解我們是爲抵抗侵略而戰，是爲擁護國際和平條約而戰，取得他們的同情與實際的援助；這是我們熱誠真摯的要求。

我們報人的認識，畧如上述，一年來主編中山日報的態度，自然離不了如此範圍。——不但我們採訪的方針是如此，選材的標準是如此，言論的方向是如此，而且編印這類叢書的準繩，也是如此。

究竟目前出版界的現象，不免令人太失望了！一般坊間出版的書報，雖然好些是抗戰化的，但因為由於「文化商人」所主持，往往有不少粗製濫造、改頭換面、欺朦讀者、高價牟利的讀物出現；這類讀物，毒害讀者，增加讀者的負擔，而且無形中阻撓抗敵力量的發揮。這是一點。抗戰以來，全國的精誠團結，前線將士的英勇

殺敵，後方民衆的熱烈情緒，深深表現着中華民族前途的光明。然而，不幸得很，近來論壇上常常流露出爲政爭工具的爛調，這不惟對於時代的觀察錯誤，且將直接引導民衆走入迷途，間接分散中華民族生存自衛的「神聖抗戰」的力量，影響所及，危險非常。這又是一點。

爲了要糾正出版界上述兩種嚴重錯誤的傾向，所以我們於刊行日報和夜報之外，復有編纂叢書之舉。一來發願要身體力行，在文化戰線上做個急前鋒；二來希望全國的知識份子，統一抗戰的理論，充份發揮全民抗戰的力量，以求達到最後勝利的目的。

陳 淦 廿六年除夕

弁言

一九三七年的文學進展的歷程，是由民族文學到抗戰文學。抗戰文學是民族文學發展到最高最尖銳的階段。這時期的文學，必須配合當前的現實，用情緒感染的媒介，使大眾起來，爲民族解放勝利之獲得而戰！

在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神聖的現實中，有關民族生存亡的血腥的現實中，是有極豐富的材料可供作家來擷取，來描繪的。然而，事實上，創作追不上現實，特別是小說，更是最落後的部門。『七七』乃至『八一三』抗戰發動以來，我們在文壇上所看見的是若干詩歌和劇作，非常不够供給大眾精神的需求；至於小說，則自抗戰以來，產量尤少，偉大的作品更是希有了。

在文化中，文藝這個武器是最強有力的，而在文藝中，小說到現在還不失其主要的地位。作家應該在這抗戰的偉大的時代中，擷取豐富的多方面的題材，來從事

創作。爲抗戰而文藝，尤其要爲抗戰必勝而文藝。我們提倡抗戰文藝創作，特別是小說的創作。一個抗戰文藝的創作者，首先必須了解民族當前的血的現實。一個有正確的世界觀，能應用正確思考方法的作家，他必能代表四萬萬五千萬人的欲求，必能解決大眾的問題，而引導大眾到真正的抗戰之路。其次，一個抗戰文藝作家，一定是民族解放戰爭的謳歌者，一定是一個戰士。他的心裡筆下，燃燒着千千萬萬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的烈火，他吶喊着每一個中華民族兒女的心聲。他是在客觀現實的正確性以外，兼具着主觀的革命性的。可是，從抗戰開始到目前止，我們可以指出，我們的作家還沒有積極起來一致參加抗戰，勇敢地担負起抗戰的前衛的任務，至少對於抗戰現實的體驗還不够深切；另一方面，我們的作家有的還在舊的靜的寫實主義中兜圈子，不能把握住這偉大的內容而予以統一的表現。

我們今後不要再把自己局限在舊的寫實主義的桎梏中，我們要在新的動的現實主義中，客觀地理解抗戰現實，掌握抗戰現實，擷取抗戰現實，而在多樣的創作；

同時又在革命的浪漫主義中，主觀地發揮熱情的革命性。

能動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，是抗戰文藝的主要寫作方法；而牠的主要形式應是報告文學，報告式的小說創作——正面的，通俗的，煽動的，熱情的，鬥爭的。凡是以抗戰爲中心，以抗戰的利益爲前提，而結果必然地歸結到抗戰之勝利的一切與抗戰有關的題材，都要多方面的去描寫。

這本創作集，『生活在空襲中』裡面所收集的五篇創作，是作者殷作楨先生在抗戰以後的作品，可以說是由民族文藝到抗戰文藝這一階段的代表作。『生活在空襲中』，『南京路的羣魔亂舞』，和『月色下的凱旋』都是報告式的創作，客觀地採取了現實的題材，牠雖是報告文學，可是其中已經充份地注入了作者的藝術的技巧和主觀的革命性，完全不是報紙上的新聞了。『夜的遭遣戰』和『光榮的犧牲』，都是抗日戰爭中的一個片斷，表現士兵同志爲了爭取國家民族之生存而殺敵而犧牲，他們的英勇的姿態活躍於紙上，這是極可取的題材，而作者的技巧的圓熟，更爲這題材生

色不少。『光榮的犧牲』，確是抗藝文藝中的極成功的作品。

僅僅讀了這本創作集，我們對於作者的人格與作風就可有所認識了：殷作楨先生的寫作方法，顯然是新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的統一；他的作風是率直，粗暴，有力；牠的技巧是戲劇化，沒有無謂的鋪張和寫景，差不多全用動作和對話來展開故事，人物的性格描繪很深刻，這是作者的技巧的特長。

作者對於現實的觀察很精密，對於現實的判斷很正確，再加上他的老練的筆調和純熟的技術，於是便產生了他的成功的作品。

說『生活在空襲中』是抗戰以來中國文壇上的大收穫，說作者殷作楨先生是抗戰文藝的首要作家，我想也不是過份的吧？

『生活在空襲中』，不過是本叢書的文藝創作之一，以後是要繼續印行文藝作品的；抗戰文藝的建立與強化，必是抗戰勝利獲得之一前提呵！

胡春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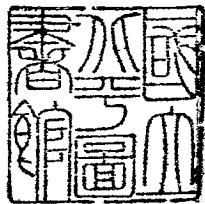
生活在空襲中

一

在日本的新聞紙上，早就揚言八月十八日要轟炸廣州，日本是世界上最會吹牛皮的民族，我看了以後總不大相信。不但日本的新聞紙上滿是『懲罰』，『鞭撻』，『屈服』，『暴虐支那』，『皇軍勝利』等等腐言爛詞，欺騙國內的民衆；捧着軍閥的屁股儘舐的首相文麿和外相廣田，也在向全世界狂吠，世間最無恥的事情是莫過於此了。

牛皮是總有一天會吹破的。

是八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時光景。我從學校裏拿了兩包西書回家。剛跨出校門，同事告訴我說是警報來了，但我不會聽到，管自向公共汽車站走去，可是路上的情景確是有些慌亂起來，回頭看看學校，只見同事同學們沒命地向操場上亂奔；同事



林君正從外間返校，到了校門口聽說警報，立刻返身就跑——真可常得起『抱頭鼠鼠』四個字，他的臉色確實不大好看。

搭車回東山，車的速度極快，好像敵人的飛機就在後面追來似的，心理真有點不舒服；但車未到東山，就在中大醫院前停下了，大約是緊急警報已經發出，在轟隆隆的車上，車又在嘈雜的馬路上疾馳，警報是不會聽到的。車既停駛，只好下車步行回家，上空有我們的十多架飛機在翱翔，我不禁停下一步來，抬頭看了一會。

——可敬佩的中華空軍！

回到家中，見家人頗為慌張，緊閉窗戶。

『把窗門都關起來幹什麼？』

『怕日本飛機放毒氣！』

我笑了笑，『放毒氣還早得很呢！』

不久就解除警報了，敵人的飛機並未到達廣州市上空。

事後日本報紙上又在吹牛皮，說廣州的天河機場被『皇家』空軍全部炸燬了，其實什麼鳥『皇家』空軍連影子都不曾看到。

可笑！可恥！

二

八月卅一日的清晨，在睡夢中被空襲警報的尾聲驚醒，豎耳細聽，立刻接着就是緊急警報。

『警報！警報！快叫他們起來！』妻從床上跳下來。

『別忙！別叫醒他們，免得他們害怕。』

剛說完這句話，澎，空中猛的來了一聲，是高射炮，不能再戀床了，趕快起床。

澎澎澎，革革革……高射砲高射機關槍密連地放射着，接着兩聲炸彈，屋子被震動，玻璃窗格格作聲。家人都下樓去躲避，我爲好奇心所動，忙跑上晒台，想看

看敵機到底在那個方向，尤想看看我們的神勇的空中鬥士追擊敵機的情形，可是手裏的鎖鑰老是打不開那晒台上鐵閘的門，事後才知道鐵閘的門並不會下鎖。我當世也不免有些慌亂了，現在回憶起來，覺得不無可笑。

至多是十分鐘光景，槍砲聲停止，敵機被擊退了。

天河機場被投下兩個炸彈，但沒有炸到什麼，這一下，我想倭鬼的牛皮要吹到天外去了。

搬家的更多了。我家附近的鄰居差不多都走光了。我絲毫沒有恐懼而要搬家的念頭，可是鬼子的飛機嚇跑了我家的黃媽，確實使我感到絕大的不方便，黃媽是新近才僱到的，她會說極流利的普通話，這給我們不懂廣東話的外省人極大的便利，而且她還做得一手的好菜，却叫鬼子的飛機把她嚇跑了。

我對門的一家，聽說是什麼銀行裏的副經理，早就遷家香港了，以後看看廣州沒有什麼事，又從香港回來，可是他剛剛回來，却偏又突然來了這一下，這真叫他

够受，一解除警報，他就帶了漂亮的老婆上汽車逃命去了。

有錢的人的生命，比沒有錢的人的生命要可貴得多。然而這局面發展下去，香港也不是安全的，他那裏會明白呢？

三

把妻和孩子送到鄉間友人家裏暫住，心中輕鬆了一大半，但是住了一個星期，妻却一個人帶了孩子和兩件行李，從鄉下回來了。實在，倭鬼的飛機沒有什麼可怕的，她回來也好，使我的生活會舒適些。

妻回到廣州沒有幾天，是九月十五日的晚間，鬼子的飛機又來了。我們仍在樓上，不會到樓下去躲避。第二天晚上，敵機再來。緊急警報發出以後，我們還在客廳前的騎樓上仰觀高空，遠遠地微聞飛機的隆隆聲，這聲音漸近漸響，接着我們就發現三隻飛機，每機點着兩盞綠燈，在我們的頭上飛過，不很高。

『日本飛機！』妻急從騎樓跑進客廳。

『不，是我們飛機，日本飛機早丟炸彈啦！』我還是仰着頭在看。

『不，我們飛機沒有燈，聲音也不同，特別響亮，是日本的重轟炸機。快進來吧！』妻從客廳裏探出頭來，她的本領似乎很不錯，敵我的飛機都辨別得出來。

接着高射炮射擊的聲音，接着炸彈爆裂的聲音，這時我們不得不下樓去了。三樓的幾位鄰居早就在樓下的扶梯旁邊躲避了。我說：

『鬼子下了蛋，再不能呆在樓上，最好到隔壁花園裏去躲避。』

『對啊，花園裏好，樹多。』

我們叫樓下代房東（房東最怕死，八月初就逃回鄉下去了。）看房子的泥水匠把園門打開，大家都到園中的大樹下躲避。槍砲聲炸彈聲持續數分鐘以後就停止了，靜止得很久，我們在樹下都蹲得不耐煩起來。

『鬼子飛機跑啦。沒有什麼事，我們上去吧。』

還未到園門，澎澎……高射砲又響了，我們回身就竄進樹下，三樓的羅先生說：

『這玩笑不能開！以後沒有解除警報，絕對不能走。花園裏樹木很多，倒是天然掩護的地方，我們在這裏造一個地窖，那就很安全了。』

大家同意，我們就決定合資建造地窖，交給泥水匠去辦理，第二天就開工。

第二天看外國報，據說那三架飛機是鬼子的重轟炸機，閱後不禁毛骨悚然！牠如果下了蛋，我的生命不是完了嗎？當時實行燈火管制，全市黑暗，鬼子一時找不到目標，及後漢奸四處施放火箭火球，這才給牠投彈的機會。可殺，漢奸！

到了學校，同事就告訴我敵機在學校附近散放宣傳品，他檢得一冊紅色封面的小冊子，送給我看。封面上寫着『給我們的朋友』，裏面是滿紙鬼話，還附有不像樣的插畫，說什麼你們的軍隊吃了敗仗，騙你們說打勝仗，我們『皇軍』是你們的好朋友，是來救你們的。真是不要臉，日本軍閥大吃敗仗，還在報紙上拼命反宣傳，欺騙國內民衆，現在又想來欺騙我們，真是做夢！三歲小孩子都知道打倒日本鬼子，

誰還聽你們的鬼話！

還有一張傳單，我不曾看到，據說是罵鎮守潮汕的李漢魂將軍。李將軍是抗日英雄，他的部隊駐紮潮汕使得鬼子的軍艦動也不敢動一動，這叫鬼子怎麼不痛恨李將軍呢？然而除用傳單罵罵以外，又有什麼辦法？

十七日停止一天，到了十八日，這痛心的『九一八』紀念日，夜間，敵機又來襲擊了。日本軍閥又在吹牛皮，說在『九一八』結束滬戰，屈服華軍，并派機轟炸我國各地，尤以南京爲甚——飛機數十架大舉襲京。日本軍閥猶在夢想和六年前的今日奪取東三省一樣，再度輕易地佔領我國的其他領土。日本軍閥的頭腦實在太簡單了。是日滬戰不但未能結束，敵軍且受創甚重，各地敵機被擊落甚多。飛襲廣州的敵機，也在我飛機和高射砲的集擊中潰退了。

四

自從九月二十一日敵人的航空母艦駛近粵海，廿一、廿二、廿三、三天，每天都派飛機襲擊廣州四五次，甚至從深夜二時起一直擾亂到早晨八九點鐘，使人不能安睡。這是廣州自遭空襲以來最可怕的了。一聽到警報，接着就聽到敵人的飛機聲，再就是我們的高射槍砲密集射擊和敵機的不斷投彈。我們的地窖還未完工，便開始首次應用了。上空是槍炮的轟隆聲，窖內是蚊子的嗡嗡聲，極感苦悶，幸三樓的羅先生頗爲幽默，不時吐出幾句幽默語來打破我們的沉悶。

第二天，敵機又數次來襲。東山附近東華西路的民房被炸了，很多的平民慘遭敵人的殘殺了。敵機本來轟炸的目標是廣九車站，然而投彈不準確，竟投到東華西路來，敵機師的低能，技術的惡劣，於此可見一斑了。

東華西路民房被炸以後，附近居民更起恐慌了。下午出街回來，聽說三樓的幾位晚上不回家睡覺，到他們機關在沙面的辦事處去住了。對面三樓的那位不知名的先生，在飛機廠做事，他一向是滿不在乎的，老在晒台上戴着望遠鏡觀戰，今天竟

也搬到西關去住了，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

『三樓羅先生他們晚上不回來了，對面飛機廠裏的先生也搬家了，他說今天晚上恐怕很利害，叫我們不要住東山，暫時到別處去避一夜。』

我一回家，妻就慌慌張張的告訴我這一番話。本來不大害怕的妻，今天也動搖起來了，於是我那本極平靜的心湖，不免給漾起迴蕩的微波。趕快提早吃了晚飯，帶着妻子和女僕到河南的河南大酒店去借宿一宵。

真是庸人自擾。從此我愈堅信越是危險，越要鎮靜，一切都要自作主張，不能輕信他人的話。一向被人認為比較安全的河南，那天夜裏一兩點鐘起到六七點鐘止，敵我的飛機偏在河南的上空作戰。河南大酒店隔壁一家戲院的屋頂上，就架設着高射機關槍，革革革……就在頭頂上密射。河南大酒店的樓下是臨時避難所，我們下樓來避難。對面商店裏的夥計們都蹲在門前，抬頭仰視天空，高射炮接連發了幾響以後，他們突然跳起身來，拍掌歡呼，大概是敵機被我們擊落了，大家都面現喜

色。

九時餘回到家裏，問問泥水匠東山情形怎樣，他說沒有什麼。我想在河南如果給炸彈炸死，那真是死得冤枉！

五

從廿三日起，廣州防空力量較廿二日以前增厚了，敵機雖仍每日來襲，但次數是比較減少了，且每次都在郊外就被我機堵擊，不能闖入市空，間或給牠闖入一二架，脅於我們的高射砲的威力，也不敢作低空飛行。但會亂投炸彈，每天都有平民和民房被炸。轟炸非戰鬥人員和文化機關，這是敵人的殘酷！

現在對於敵機的來襲，簡直是家常便飯，司空見慣了。空襲警報來時，不常牠有這麼一回事；對於緊急警報，還是滿不在乎；直至聽到飛機聲和高射砲聲，這才從容地下樓避入花園中的地窖。確是沒有什麼可怕的，只是夜間接連來襲，弄得人

不能好生睡覺，可真是討厭極了，這種精神上的損失確實不少。

敵機實在不足怕，可怕的是我們自己不能鎮定，自亂陣線。廣州市的商店十之八九是停業了，柴米油鹽日常生活決不可缺的必需品，都不易買到，至少價格高漲，這是最壞的現象。這次的抗戰，是長期抗戰，如果照這情形下去，抗戰怎麼能够持久？怎麼能夠獲取最後的勝利？這對長期抗戰的影響非常嚴重，簡直是破壞大局！尤可殺者是那些奸商，我好幾次去買東西，給他五元的紙幣，他却搖搖腦袋把包好的貨品重新拿了回去，問他爲什麼，說是沒有零錢找，故意推却，拒而不受，寧願不做生意，有時候一塊錢去買東西也不找。我們既不能存有多量的零錢，找換店又關了門，五元紙幣就無法使用，這便等於否認紙幣的價值。這等商人簡直就是漢奸，擾亂社會，擾亂人心。廣州市當局亟應加以取締，尤應嚴令各商限期返市復業，否則封閉商店，沒收財產充實戰費，沒有什麼客氣的。

我十二萬分欽佩李漢魂將軍嚴令汕市商人限期復業的辦法。只有這樣，才不會

拆自己的陣腳，才能長期抗戰，才能爭取最後的勝利。

六

九月底到十月初這幾天，敵機的轟炸目標是在虎門和黃埔，敵人夢想攻破虎門，陸戰隊便可登陸進攻廣州。可是虎門要塞的堅固，我們只要聽陳策司令對記者說的豪語，就可知道了：

——虎門要塞的堅固，事關軍事秘密，恕我不能奉告，但我可以負責奉告各位，虎門要塞和歐洲的凡爾塞要塞，可以東西比美。

難怪敵人第一次攻虎門的時候，就給他一個迎頭痛擊，要塞的砲台轟燬了牠的軍艦，素來被人認為無用的我們的海軍，當時也參加作戰，表現了驚人的力量。

襲擊虎門黃埔的敵機，有時闖入廣州市空一二架，大都是偵察機，飛得極高，我們簡直是不理會牠，高射砲也不向牠發砲射擊。

從十月上旬直到今天，鬼子的飛機還是不斷地每天來襲，每天都是三四次，但全不會到達廣州市上空，牠的目的在轟炸粵漢廣九兩條鐵路，企圖破壞我們的重要交通，可是低能的敵機很難達成牠的企圖。炸壞數段路軌，那是很快就可以修復的；炸鐵橋，就非牠的惡劣技術所能湊效了。粵漢路的滘江鐵橋和廣九路的石龍鐵橋，敵機是不斷的來轟炸，但是沒有一次能够完成牠的任務，反而被我們擊落幾架。然而不幸的是鐵道附近的居民和他們的房屋，在敵機的轟炸下作無辜的犧牲了！

在兩月來每天敵機不斷的空襲中，（全國各地的遭受敵機襲擊，要以廣州最爲可怕。）廣州的市民經驗慣了，覺得也只不過如此而已，廣州的空防鞏固，敵機是作爲不了什麼的；而且近兩旬來，雖然每天仍是警報頻傳，但是敵機不曾襲擊廣州，於是廣州的市面又復活動起來了。經過一番的勸導，商店大都開門復業了，警報來的時候，還是照常營業，並不關門；馬路兩旁的行人道上，男男女女還是熙熙攘攘，從容鎮定，毫無畏色；車輛照常行駛，除了公共汽車在緊急警報中停駛外，其

餘各種車輛是不會停駛的，尤其是那廣州所特有的野鷄汽車，滿街的橫衝直撞，小伙計在車上伸出頭來儘嚷：

喂！財廳，搭車，一毫子一位！

這情形是值得樂觀的！還得進一步，所有遷往香港和鄉間的市民，須全部遷回廣州。敵機是不足畏的，敵機的轟炸至多只能毀壞我們的物質，絕對不能動搖我們的精神；我們的神勇的空中戰士和百發百中的高射砲手，足以保衛廣州。我們要永遠住在廣州，永遠不離開廣州，造成廣州的精神長城。要有這種戰時如平時的精神去對付敵人，我們絕對可以自信，必定能在長期抗戰中獲得最後的勝利。

十，廿五，於空襲警報中。

南京路的羣魔亂舞

一

松开坐在他的司令部的休息室裡。右腳蹣跚起來架在左腳的膝上，不住地搖擺着，馬靴對馬靴摩擦着發出吱吱的聲音；右手端着一個玻璃杯；左手摸着腰間的指揮刀，指揮刀碰着沙發的把手，鏗鏘地叫起來；他那大半帶有獸性的臉上，不自然地流露出得意的微笑，在這微笑中却仍舊看得出有莫可奈何的苦痛和焦急。

坐在松开右旁的是他的參謀長。參謀長三月來不曾看見過他這樣得意的微笑，但是微笑的不自然和隱現着苦痛和焦急，參謀長是絲毫沒有察覺出的。參謀長順手在沙發旁的茶几上拿過香檳酒來，說道：

『總司令！再飲一杯！』

隨即欠過身去，在松井的空玻璃杯裏滿斟了一杯，而後再給自己斟滿一杯，站起身來，高舉着酒杯：

『總司令！乾杯，慶祝皇軍的勝利！』

『好！』

松井也站了起來，一口氣乾了杯，而酒却不住地從他的嘴角邊流下來，經過下頷，滴在那黃色的軍服的前襟上，用左手抹了抹，隨即高高舉着，嚥道：

『我們是大上海的主人翁了，哈哈……』

再坐下沙發以後，他的歡笑却很快地就消失了。他把右手中的酒杯放還沙發旁的茶几上，垂下頭來，這時那種說不出的苦痛和焦急佔有他的整個面部了。參謀長給他這飛躍的突變怔住了，輕聲地問道：

『線司令！怎末？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松井沒有回答，恐怕根本就不會聽到參謀長的問話。這時在他的腦海中迴旋的，是這樣的一幅景象：

——陸軍二十萬，軍艦一百多隻，飛機兩百多架，七次增援，六次總攻，打了差不多三個月的仗，陸海空軍差不多傷亡了一半，好不容易才把上海打下……但是，皇軍並不會使支那屈膝，支那軍隊退出上海，並不是打了敗仗，完全是戰畧上的關係，從容退出，而且達到牠的消耗戰的目的，完全達到，出乎意外的達到……

松井的獸性的臉上，起了極可怕的痙攣，右手的五指慢慢地彎曲起來，而後捏成一個堅實的拳頭，一下就拍在沙發旁的茶几上，茶几上的玻璃杯隨即從茶几上跳下地來，噹啷一聲，摔個粉碎。參謀長給嚇了一跳，連忙問：

『總司令！怎末？』

『皇軍非使支那屈服不可！最可恨的是英國，支持了支那的反日戰爭。現在租界當局還沒有遵照皇軍的要求，澈底制止反日活動。皇軍非佔領租界不可！』

『是的！皇軍要藉口佔領租界才好！不過……恐怕會引起英國更進一步援助支那……』

『不怕！英國絕對強硬不起來，皇軍擊傷許閣森，打死英國兵和英國記者，英國都不敢把我們怎樣！只要皇軍實行佔領租界，叫英國知道皇軍的威勢……』

『是的！』

『明天就舉行皇軍慶祝勝利示威大遊行，就此開進租界實行佔領！這件事明天就辦！』

『是！』

二

第二天中午。

六千日本鬼子兵在上海租界舉行慶祝勝利示威大遊行。前面是騎兵，當中是步

兵，後面是砲兵，在砲兵行列裡還有幾門高射砲隨行。在最後面簇擁着的是大批的浪人。示威隊伍的遊行路線，是預定從白利南路起，經過愚園路，福煦路，虞洽卿路，南京路，黃浦灘，外白渡橋，然後轉入虹口。上空還有八架巨型轟炸機在翱翔巡視着。

六千日本鬼子，個個全副武裝，神氣活現的，不是仰起頭來看天走路，就是睜着兩隻鬼眼向兩旁的行人怒視，意思似乎是在向行人們說：

『我們是勝利了，我們是上海的主人了……』

但是，他們開始佔領上海，就是他們開始踏上死亡線。這在他們是不會意識到的，他們是受了欺騙了；松井也不會意識到的，松井的參謀長更不會意識到；頭腦簡單的日本軍部的軍閥們，那裏會意識得到呢？意識到的只有日本國內的革命大眾。也許日本的天皇會意識到，然而天皇太可憐了，簡直給軍部捉着耍狗熊。

示威行列開着正步前進，每隔一隊站着一位軍官，軍官腰間的指揮刀不住地和

柏油路接着吻，喳喳……有幾位軍官的身裁出於意外的矮小，過長的指揮刀實在有碍於他們的步行，于是左手就老是緊緊地握着指揮刀，那種姿勢實在硬邦得太自然了。

長長的行列經過愚園路，阻斷了交通，人行道上一個路人等得不耐煩了，便趁着行列偶爾間斷一下的時候，衝了過去，越過對街，但立刻給日本鬼子一把抓住衣領，倒摔了回來，十幾把槍柄紛紛落在他的身上，他忍痛地嚷着：

『我走路，爲什末要抓我？難道走路都不能走嗎？』

他拚命掙扎，終於因爲一個人的力量有限，掙脫不掉，給日本鬼子拘捕着去了。行列繼續前進，正從虞洽卿路轉角，猛的一聲尖銳的叫喊從半空中迸了出來：

——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

行列突然停止了下來，日本鬼子都慌忙地抬頭找尋這喊聲的出發處，接着又立刻迸出了一聲：

——中華民國萬歲！

日本鬼子這才發現，那叫聲是從路旁高樓上一位中國青年的口裏發出來的。

拍——就是一鎗往上射擊，接着第二鎗，第三鎗……青年隨即從腰間拔出手槍，拍拍拍……接連還擊了幾鎗，兩個日本鬼子應聲仆倒了。

——中國抗戰勝利！

——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

青年再怒吼了兩聲，就縱身一躍，從高樓上跳了下來，觸着電線，又給彈起幾尺高，而後落地，當時就跌斃了。他打死了兩個日本鬼子，而後再這樣壯烈地墜樓自斃，他不願死在日本鬼子的手裏。

這一下够給日本鬼子教訓了，再也不敢像先前那樣放肆——不抬頭看天走路，也不睜着鬼眼怒視行人了；只是東張西望，提心吊胆地在行進着；軍官們的指揮刀，也發不出响聲來了。行列進入了南京路，許多日本僑民，大部分是無恥的浪人，

手裏執着紙製的小太陽旗，在馬路的兩旁吶喊歡迎。

——歡迎皇軍佔領租界！

這時恰有一位英國律師叫米特倫的行經南京路，看見了這情形，他的面部立刻緊張了起來，咬住牙根咒罵：

『日本兵竟敢這樣放肆，簡直是挑釁！』

跑上一步，奪取日人手中的旗子，把他撕得粉碎，把旗桿折爲兩斷，用力向日人臉上擲去。軍官見狀大怒，拖着指揮刀急忙跑到米特倫面前，向他暴跳着：

『喂！你是什麼人？胆敢折毀大日本帝國的國旗！』

『我是大不列顛帝國的公民，不允許你們日本軍隊開到租界裡面來！』

米特倫並不示弱，說完話就是一拳擱在那軍官的臉上，軍官却不曾提防他這一下，給擱得倒退了兩步；接着士兵們就蜂湧上去，圍住米特倫毆打，米特倫毫不畏縮，拼命抵抗，終於因爲一個人不是他們的對手，吃虧了幾拳，馬上由巡捕救出去。

了。日本鬼子極不甘心，一面高聲叫罵，一面隊伍仍然向前進行。行列抵達先施公司的前面，突然一聲霹靂，從先施公司的對面拋出了一個炸彈，轟然地爆裂了。行列的秩序立刻大亂起來，日本鬼子慌張地四面逃散，有的蹲在郵筒後面，有的拼命抱住電桿，有的抱頭竄入路旁的商店；軍官們連指揮刀都跑掉了，有個矮軍官，指揮刀踩着腳跌倒了，軍帽給丟開幾尺遠，連軍帽也不及去拿，趕快就滾進附近的一輛卡車下面去了。路上的行人們跟着各處狂奔，人碰人，車撞車，行人跌倒的和黃包車翻倒的到處都是。人羣都散開了，在馬路上看見的，是兩個日兵和一個便衣日人躺臥在血泊中。

軍官從卡車下面爬了出來，費了很大的勁才拔出那柄指揮刀，舞動着，下了命令（但他却已忘記他頭上的軍帽不知道那裏去了。）

——上刺刀，裝子彈，準備射擊，

一隊日兵就向擲彈方面的巷內衝進去，其餘的日兵將先施公司附近一英方里的

地帶包圍搜索，架設起機關槍來，上面的轟炸機作低空飛行，就在人們的頭頂上盤旋，準備着丟炸彈，每兩三步就佈置崗位，往來放哨，日軍陸續開入南京路，愈開愈多。外國人都給驅逐出去了。商店裏的伙計和樓屋內的居民看看形勢不對，都相率往外跑，日本鬼子就舉槍對正他們的胸口，吆喝着：

『不準出來！』

一家菜館裏有幾位英美人士在內午餐，也給日本鬼子阻止着不能離去：其中一位美國人名叫李德的，已有六七十歲的年紀，鬚髮都斑白了，他却不願受日本鬼子的阻止，從菜館裡跑了出來，日本鬼子推他後退，他偏又前進，日本鬼子就把他兇毆一頓，鼻子給毆出血來，老頭子勁倒不小，除去帽子，脫下外套，衝上去要和日本鬼子格鬥，但是被其他外人勸阻着，把他拉開去了。

嚴密搜索的結果，擲彈者終於被捕擊死了。他是朝鮮的革命黨人，臨死時還發出悲壯的呼聲：

——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

——中華民族解放萬歲！

——朝鮮民族獨立萬歲！

南京路是入于日軍的統治之下了，然而日軍到底還是不能不撤出南京路。零亂的隊伍重整行列，趕快向黃浦灘前進，經過外白渡橋，開回虹口。可是行未數步，又陡然聽到鎗聲，行列再度雜亂起來，調查的結果，才知道是日本鬼子自己誤拔鎗機走了火。

三

參謀長匆匆忙忙的跑進松井的辦公室，立正，脫帽向松井鞠了個四十五度的躬『報告總司令，皇軍從南京路撤退了。』

『怎末？你說什末？』

『皇軍撤退了。』

『撤退……』

『唔……還出了大亂子，支那人高麗人開鎗去炸彈，皇軍死傷數名……』

『什末！』

『同時英國態度極強硬，說皇軍若不立刻撤退，他就馬上斷然處置！』

那不可思議的苦痛和焦急，這時又整個佔有了松井的面部，他的頭垂陷在兩手裡，深深地嘆了口氣。

『皇軍……皇軍掃地了！……我想再恫嚇一下英國，就這樣佔領租界……那裡知道恫嚇對於英國是沒有用了……』

『不但對於英國，恫嚇是沒有用了；就是對於支那，恫嚇也沒有用了！』

松井慢慢地把他的頭從兩手中抬將起來，兩隻苦痛和焦急的眼睛凝視着他的參謀長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

廿六，十二，七，夜。

月色下的凱旋

一

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的上海報紙上，都登着一件驚人的消息，用頭號字排列標題：

『本報十三日南京電 今日午後二時，首都反日會在中央大學操場開會，到各級黨部，各民衆團體代表，各校學生千餘人。夏天吳鄧等爲主席團，報告開會宗旨，畧謂：床次係田中走狗，應打倒。開會畢即整隊出發遊行，先到日領署外，呼口號散傳單，復赴外交部，因無人接見，乃大呼口號而去，已四時許，赴海軍部床次下榻處示威。』

二

床次未來華以前，全國反日會就有一個議決通告各地反日會，凡床次到達一個地方，該地方的民衆即須舉行一個大規模的示威遊行，反對床次來華。

床次可終於帶着侍從，坐京滬車到南京來了。

『逕啓者，茲定於明日（十三日）下午二時，在中央大學操場開全體市民大會，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，反對床次來華。屆時務祈準備全體出發參加，爲荷！此致 某某團體 南京反日會執行委員會啓 十二月十二日』

上面的通告立刻飛送給各民衆團體和各學校了。

三

第二天下午。

鎗鎗鎗……

緊張的短促的鐘聲接連地響着，同學們都從寢室裏跑出，奔向大禮堂前的草場

上集合起來。

鐘聲繼續響着，同學們絡繹跑來，可還只有半數，於是學生會的執行委員，便分頭到圖書館和寢室裏去喊。

『喂！同學們，快遊行示威去，書明天再看吧！快去，我們馬上要出發啦。』

同學們都把腦袋從案上提了起來，有的立刻跑出圖書館去參加，有的却又把腦袋埋了下去，眉心一蹙，表現討厭的模樣——有一位戴着一千多度的近視眼鏡的傢伙，把眼睛瞅了一下，嘴裏咕嚕着：

『上圖書館來妨礙人家讀書，真討厭！歷史上怕不把你的大名列上去！』

『快去呀！喂！這幾位同學聽見了沒有？還不清楚這回事嗎？是遊行示威，驅逐床次呀！去，快去！』

依然沒有響動，鼻子差不多要貼上書本了。

『拿點熱血出來吧，青年人！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除了紙張嘩嘩地一頁一頁翻過去的聲音以外，還是沒有回答。

『裝假幹嗎？書呆子——冷血動物！』

砰！把桌子拍了一下，跑出圖書館，這時同學已經集合了三分之二了。

『有些傢伙真混賬！在寢室裏唱留聲機，好生叫他去，他却說我干涉他的自由，真是狗屁！有幾位還妙，逃到廁所裏去躲避。這些青年有什麼鳥用？當他們死了
吧！』

另一位學生會的執行委員也氣忿地在罵，集合了的同學們却嚷着：

『別管了吧，我們趕快出發。』

排隊，兩人一行，前面高舉校旗，每人手裏握着各式各樣的小旗，上面寫着各種標語，向中央大學出發。

四

操場上已經飄揚着各級黨部各學校各民衆團體的旗幟，羣衆散處在操場上，各人的臉部都流露着興奮的神情，感覺到痛快的舉動即將爆發。

還有一二個團體未到，一等到齊，便可開會，興奮萬分的羣衆可等待不住，會場的空气頓時騷擾起來。

『時間不早了！快開會！』

『舉動得敏捷些，別把時機錯過。』

『主席那兒去了？還不開會？』

『再不開會，我得走啦！』

『三點鐘了，過了一個鐘頭啦！』

各種各樣的語聲從羣衆的嘴裏喊了出來。

『請各位靜待一下，馬上就要開會了。因為校門口有警察把守，有幾個團體不能進來，現在正在交涉，馬上就可開會，請稍微等一下。』

主席跨上主席台，報告延遲開會的原因，

『什麼？警察干涉我們的開會，豈有此理！來，我們打警察！』

『好！打警察！打警察！』

『今天的大示威遊行不成還行？大夥兒闖出去！』

羣衆的情緒沸水似的奔騰上來，會場的空氣更加嚴重。主席的兩隻手忙向羣衆按着，高聲喊道：

『別忙，別忙。如果交涉不成功，我們再來動手吧！』

說完話就跳下主席台，向校門口跑去。

會場的空氣稍微和緩下去，羣衆等待着交涉的結果。

過了一會，主席來報告一件更加激憤羣衆情緒的消息：

『各位同志——剛才又接到衛戍司令部的電話，要我們不要開會，恐怕發生越軌行爲，擾亂治安。我們告訴他各團體都已經到齊，今天非開會不可。』

『不管！今天的會是正當的，我們馬上開會！』

『馬上開會！』

『馬上開會！』

羣衆又咆哮起來，主席又鎮壓着羣衆說：

『再等一等，交涉好馬上開會。』

『咄！主席怕什麼？鬧出事來不要你一人負責，有我們大家在呢！』

『這樣怕，當什麼主席？』

大家罵主席，弄得主席不能應付。猛時一位矮胖子跳上主席台，向羣衆揮手演

說：

『我們馬上出發，到日本領事館驅逐床次出境，我們不怕！』左手向頸上砍了一

下。
『好……………』

吶喊聲，雜着拍掌聲，延長到數分鐘，震撼了整個會場。主席額上滴着豆粒大的汗珠，不住地用手帕去揩。和主席團裏的其他兩位商量了一下，於是提高嗓子——他的喉音可是已經啞了——喊着：

『好！現在開會！』

咽了一下口水，雙手插進西裝褲的袋裏，隨即又抽出一隻往空中舞着，開始報告開會宗旨：

『同志們——床次是田中的走狗，奉了田中的命令到中國來偷聽消息，好堅持他們的對華強硬政策，我們要驅逐他出境。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革命最先鋒的武裝干涉者，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是打倒帝國主義——在目前，尤其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』

拍拍拍拍……

又是一陣放爆竹似的掌聲。

五

校門前的警察攔阻遊行隊伍的出發。

『幹嗎的要你們來干涉？滾開！』

『咱們是奉上司令來的。』

『不管！』

『請你們體諒體諒咱們，如果讓你們出去，咱們的責任可担当不起！』

『不管，我們出去！』

『不能，不能！』

警察突然由和軟變爲強硬了，立刻排成一個橫隊，舉槍攔住去路。羣衆呢，也不客氣，馬上把他們的整齊的行列分散開來，成爲雜亂的騷動，大夥兒闖着向校門衝去。於是，一場鬥爭展開了。

羣衆包圍着警察，拳兒不住地往警察身上落下，也有一股勁兒用皮鞋往警察腿上踢的。警察舉起刺刀要往羣衆身上刺，可都被羣衆奪了過來，拍的一聲槍柄打在警察的背上。

警察瞧瞧不大對勁，馬上向空中開了兩槍，想把羣衆的騷動鎮壓下去。可是羣衆，牠偉大，牠憤激，牠叫喊，渺小的槍聲給淹沒了。羣衆仍是不斷地衝上前去，有一部分終於衝出校門。

警察急忙關上校門。一個少年伙伴要衝出去，可給警察拉住了衣襟，倒摔了回來。羣衆又吶喊着衝上去，石塊向警察飛去——好像下雪。這樣，雙方又接近攔來：用槍的用槍，用石塊的用石塊，用手的用手，用腳的用腳，仆的仆，倒的倒——足够支持了幾分鐘。結果，到底是羣衆的力量大，那個警察隊長給打得鼻子出了血，站着發呆。警察也都慌了！

門外的羣衆往內衝，門內的羣衆往外衝，內外夾攻，終於把門打開了。內外的

羣衆會合一起，勝利的歡愉飛躍在各人的臉上，熱狂的興奮在羣衆中間沸騰着。

他們重整隊伍向日本領事館進發。

六

日本領事館的門前，兩旁排列着幾十名警察，黑色制服，白邊警帽，胸前掛着子彈，肩上荷着長槍——槍上插着白晃晃的刺刀。

羣衆示威的隊伍遊行到日本領事館的門前。很長的行列塞滿了整條馬路，斷絕了交通，行人們擠在兩邊看。

『驅逐床次出境！』

『打倒田中義一！』

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』

羣衆高聲喊口號，身體跳着，拳兒向着日本領事館飛舞，領事館樓上走出一個

中年婦人來，倚着欄杆眺望，嘴角兒笑笑的，好像在譏笑示威的羣衆——傻子！

『打死日本小鬼！』

羣衆又突然狂喊着，拾起石塊向樓上飛去，中年婦人嚇慌啦，搖着屁股回身就跑。

『現在到外交部請願去！』

總指揮從前面跑到後面，又從後面跑到前面，發號施令，

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』

羣衆又喊了一句口號，於是隊伍向前推進。

到了外交部，主席團進去以後，一會兒出來一位司長，站在石階上面向羣衆說：

『真巧，部長剛到上海去，不在家，不能和各位見面，很抱歉！不過，兄弟可以向各位說幾句：各位這樣熱心愛國，這種精神是非常值得佩服的。今天各位的請願，兄弟準定代爲面達部長，以副各位的期望……』

話還未說完，羣衆又吵鬧起來。

『實行革命外交？』

『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！』

羣衆一面嚷着，一面向海軍部床次的下榻處前進，示威隊伍的延長和聲勢的浩蕩，就像火車行列的奔馳。突然，嗚嗚嗚……卡車裝滿了憲兵飛過去，接着後面又是一輛，揚起一大陣的灰沙瀾漫着天空。

太陽下山了，晚風呼呼地吼着，黑暗即將籠罩了大地。示威隊伍加緊了快步向前進行。

穿黃色制服的憲兵荷槍實彈，排列在馬路上，憲兵阻止示威先鋒隊的前進，總指揮喊聲『上去』，後面的隊伍便立刻一齊擁上前去，又形成先前出發時那種嚴重而又緊張的局面了。

一個隊長上來對羣衆說道：

『請大家不要鬧事，趕快解散回去！』

『什麼？日本兵在濟南殺死許多中國同胞，你們還來保護他幹嗎？』

『咱們奉了上司命令，實在沒有法子！如果今天不能把你們壓平下去，咱們的飯碗可要丟啦！』

隊長皺着眉心，很爲難似的，差點兒得哭出來啦。

『你們可怕丟飯碗？做了亡國奴還要苦啊！』

一部分人在跟隊長交涉，一部分向前衝，可都給憲兵推了回來。

嗚嗚……又駛來一部汽車，裏面跳出一位掛武裝帶的官長來，兩頰凹了進去，發出沙聲向羣衆拚命地叫：

『各位同志！你們是革命的，我們也是革命的，大家都是革命的，所以我絕對禁止部下亂動，表示愛護民衆。你們也得體諒我們，趕快散隊。』

接着，一個羣衆跳上高大的卡車，雙手在空中揮着各種姿勢，蹣起脚跟，高聲

嚷着：

『我們不要散隊，集中力量，衝上去，驅逐床出次境！我們不怕！』

『驅逐床出次境！』

羣衆盡嚷着。

後來探聽到床出嚇得發抖，早就搬出了海軍部，不知道住在那兒去了。羣衆這才列隊回去。

皎潔的明月高掛在天空，她的光輝普照着大地。在她的光芒照耀之下，羣衆的示威隊伍整齊地唱着悲壯的凱歌。

七

第二天，上海各報上都刊登着這件驚人的消息。

夜的遭遇戰

努力地閉着嘴吧，假使可能的話，簡直要停止呼吸。腳是蹣起腳跟來走的，這高低不平的還散滿着鵝卵石的路，走起來真是吃力極了。

大自然的一切都在睡著，靜靜地睡著，因為有點輕輕的夜風在吹着樹梢的葉子，和我們中間無論如何也避免不了的器械相碰的聲音，這些微弱的聲音散蕩在靜肅的黑夜的氤氳裡，於是就益使你會感覺到周遭更沉寂，更陰森。

月亮和星光都給埋葬在雲塊裡，黝黑，無邊際，漫漫的黑夜。走着走着，前面猛的停了下來。

『遭遇戰』

三個大字比電還快的映入了每個人的腦海中。前面的人往後退一步，扯扯後面的人的衣角，於是就互相會意了。這是一個暗號，爲了避免聲響，不使敵人發現目

標起見，扯衣角是代表喊着：

『散開！散開！』

兩翼是一些荒山，佈滿了高高低低的墳堆，這裡我們是應用着新的戰術，一波一波的散開去，那末迅速，絲毫沒有聲响。

我和那個新近才來的吳運中不知怎樣的擠在一堆了。我們兩個都是利用着一個土堆來做掩蔽，這裡是天然的散兵孔，雖然黑夜中不能夠辨認出來，可是模模糊糊，摸都摸得着一些的。

我們靜靜地等候着，怎末還不見一個鬼雜種的動靜呢？我們是守在最前面的『第一波』的，假使真和敵人在這裡相遇，那末最先開始接觸火線的是我們。

約莫經過了二十多分鐘的光景，靠着我們左邊的那個輕機關槍手毛沙美滾過來了。我正在懷疑他這種舉動，可是他的一隻手却在我的頭上摸索了。摸着了我的耳朵，一股熱氣衝向我的耳際，我知道他是把嘴唇貼上我的耳朵了。他說：

『森子！森子！你道有多少人數在前面呢？他們說，日本鬼子通統都來了！』

『爲什末不衝過去呢？』

『我也不懂啊？』

我倆的談話結束了，他在昏暗中像一個黑團似的滾開去。我身旁的那個吳運中，却在這時候身體很快的扭動了起來。他的扭動身體，弄得我躺着一點也不舒適。他是個典型的北方樁老，有着高大的魁梧的個子，兩片厚重的嘴唇，和捲着舌頭說話的聲音，他還有着怪癖性，那就是你說他陰鬱却又熱烈。雖然他是新近才從前方入伍的，可是他的資格很老了，他親自對我說他吃過十多年的糧。因爲他對於任何人都是非常忠實，所以我和他在戰友中的友誼算是建築得很高厚的。記得他初次和我談起他的身世的時候，劈頭便是那末陰慘的一句：

『森子！唉唉，你知道，我一個弟弟都死在日本鬼子的手裡！』

『你的同胞手足嗎？』

『是的，森子——這海樣深的冤仇，一生也報不完罷！可是，我得盡我的力量去對付那些沒人性的野獸！』

『我祝你成功——祝你痛飲黃龍！』

他的臉上漸漸地顯現出喜悅的表情來，接着他大串地談起了他的悲壯的一生，最後他拍着我的肩膀，沉重地說了那末一句：

『森子！我說，我無論如何得吃上十個日本鬼子的心……嘿嘿，到那時，同志！我們真是可以把盃痛飲啦！』

『是的，同志！努力幹吧！』

他本能地點着頭，笑開了。

他的身體又在扭動，我覺得這簡直是可惡極了，於是我揪了一下他的左腿，輕聲地說道：

『幹嗎，運中？』

『媽勒格……手溜彈取不下來！』他也那末輕聲地回答說。

『忙什麼？你的駁壳鎗呢？』

『在這兒呀！』

『幹嗎要取手溜彈？駁壳可不是一樣可以射擊敵人嗎？』

『你不懂！』把頭都掉開得老遠。

這時，我却發現了我的屁股後面來了個人，什末時候來的却不知道。我輕輕地問着。

『誰？』

『我。』

這口音是湖南口音，於是我立刻知道他是班長。

『敵人在什末方向？』

『我是特來告訴你情況的。現在敵人距離我們大約五六千米達左右，這是根據

路上斥候報告的。還有，敵人是在向我們前進的，我們現在捉住了他們的偵探。李森子！我們準備等他們來近我們的跟前，再作一個猛烈的衝鋒衝散他們。他們據說人多啦，三千左右，不過，他們還不知道我們預先埋伏在這裡就是。他們也是出來游擊的，可是却反遇着了游擊他們的我們，嘿嘿……』

於是我掉過頭，輕輕地向吳運中說：

『怪不得呢，運中，你要取下手榴彈來。』

『是啦，他媽的，炸他一個狗頭噴血！』

突然：

——吱！

——砰！

——衝鋒呀！

——殺………！

在紛亂中，在狂吼中，我爬起身來就一手提着大刀一手儘力的丟手榴彈，鉤着腰兒死命的放火花，在火藥的氣霧中衝過去。自己的神經實在是什麼也感覺不到了，只有一個意識：

『李森子！殺過去吧！前面是搗亂的野獸！危害人類幸福的鬼子！』

——砰！砰！砰！……

我接連擲過去許多手榴彈，我身上所有帶來的手榴彈都擲完了。拚命的擲過去，接着就是那末砰的一聲爆裂了，四射的火花，碎片在空氣中突破，發出像哨子似的聲音，土塊的飛揚，敵人的倒地。一個大漢子像瘋狂一樣的趕上前去，還拉着我的一條胳膊嚷。

『森子！殺過去！』

這是吳運中的聲音，我擺脫了他的手，雙手緊握了大刀跟着他跑。他叫着：

『他們跑啦！他媽的！追！』

『追吧！』

我和我的四條腿子在山野中奔跑，在亂七八糟的子彈的响聲中奔跑，在火花中奔跑，突然前面：

——格格格格格格格格……

機關槍，火繩掃射過來了。

急切地在周遭找覓地形掩蔽，

可是吳運中給一顆子彈穿胸的射過了。

『呸！森子……』也還那末高聲嚷着。

『怎末啦？怎末啦；吳運中！』

『衝……』

他的聲音顫抖着，在炮火的聲响中幾乎一點也聽不到了。我急忙跑到他的身邊，這時雲堆裏已經現出了幾顆閃灼的星點，在模糊中還可以看出他躺到血泊中，沒

氣了。

『啊！運中！你安息吧！我還有我的任務……』

我情不自禁地說了這末一句，隨即又向着密集的火花處衝去。

東方的天角上，給誰咬破了一口，冒着紫血。——天亮了。

在火藥和血腥的氣味中，整整的戰了一夜。開始是火的接觸，接着是鐵的接觸，最後是肉的接觸。偉大的搏鬥呀！三千上下的日本鬼子，被我們不上四百人的游擊隊衝得落花流水。但是，但是我們也犧牲了百多個戰友，吳運中也被犧牲在敵人的炮火之下了。

『吳運中呀，英勇的同志！你光榮的死吧，這正是你的成功！』

我心裏在默祝他。

是的，我們一點也不覺得疲倦。我們是在等待又一夜的到臨，等待那歸家的啼鴉的翅膀又帶來了夜的時候，我們準備着再給那些野獸們一個更猛烈更悲壯的轟擊。

光榮的犧牲

—

『夥計，你覺得怎樣？』

『咱？隨便你。』

『咱們一道去瞧瞧動靜。』

『現在就去嗎？』

『咱想就去的好。』

『去早了他們會懷疑吧？』

『你得知道，早點去在時間上既然寬裕些，自然於咱們探聽一切都有幫助。』

『這倒也不錯。可是你的脾氣比咱躁，咱們得變一變計劃，這次的事不比從前

的。」

『唔，你要怎末變？』

『你偵探路線，報信。咱探聽真假。你說怎麼？』

『就依你。』

『各人小心！』

『知道。』

何班長和袁副目，穿着不整齊的軍服，悄悄地從山路裡走出來，輕聲地在商量什末搗鬼的事情。

二

顧家山一帶，是通一個小商埠到縣城去的要道，在兩月前被日本鬼子佔據了。自從抗敵戰爭開始以後，經過某師的第三團用全力把牠收復，因為在地形上，不論

進攻或退守，這地方都有絕大的價值。不過，因為大小路太多，山林又密，雖然防線只有二十里，日本鬼子却不甘放棄。經受敵人無數次的襲擊，計取，這一團官兵是全無畏懼的抵抗着。無論怎樣的壓迫，毫無動搖，但是實力的損失也是不可諱飾的。

這幾天，團長得了密令：在這一週內，相機應變將軍事前線發展到黃沙坡，和丁家坊的駐軍聯絡，完成一部份的包圍。

這任務經過團長的幾次籌劃，主要的難題是：依探聽所得，通黃沙坡大小有十一條路，現在僅僅担任警戒已經不夠，如果進攻便首尾不能兼顧，這是一點；再，這一團的實力只有兩營一特務排，敵人就有一師——估計實力至少也有四營以上，衆寡懸殊，假若接觸起來，很難取勝；加之顧家山收復不到兩個足月，不能斷定就沒有敵人的偵探潛伏在這裡，我方的動靜如果給他們知道，倒給他們先發制人的機會。

因有上述理由，在團長想來，只有用奇兵一策。

從每一個斥候的探報或遊擊情報的當中，團長發現以前的受襲擊是忽畧了『深入敵陣』的活動。他將地圖過細審視，計算了要隘間的距離，軍事上調動與命令傳達的時間，於是他決定了一個進攻的大畧。但是，他認為還有兩個需要：第一，最好天下雨落雪，使敵人身體減少耐力；其次，希望何班長的報告確實，他的計劃便有了五成把握。他認為第二件沒有什末大難，第一件却只好睜着兩眼望天。

天氣似乎在和團長開玩笑，儘是很暖和的晴了下去。溫度表常在華氏五十八度六十度中間一起一落。士兵們游擊回來，一個個都脫下帽子，腦頂上冒出熱氣。

『糟糕！天氣老是放晴！』

第六天的下午，據何班長的報告，似乎他的活動有些意思，一切都憑明天判斷，如果天不作美的話，也就要冒險的幹一下。

在十月二十日的早晨五點鐘，團長剛剛醒來，他看見勤務兵站在床前，似乎全

身在戰慄：

『報告團長！』

『得了吧！不必說，今天又有霜，團長不愛聽！』

『報告團長，今天沒有霜，起了風。』

『什末？你說清楚！』

『沒有霜，有風。』

『寒暑表呢？』

『減低兩度。』

『唔！號吹了多久？』

『不到半個鐘頭。』

『每隔半個鐘頭來報告一次溫度。』

『是！』

『回來，請吳書記。』

『是！』

吳書記站在床前，聽了團長三個吩咐：一，担架二十具分配各營應用；二，許團附從今天上午八時起依照第一〇八號密令行動，劉團附依照第一〇七號密令聽團長手令行動；三，今天起停止游擊，加緊警戒。

這三道命令在六點鐘發出，十點鐘以後，各人都在行動起來了。

勤務兵最後一次報告：『寒暑表已經降低到四十二度，風大得很，天是黑洞洞的。』

『叫何班長來！』

『是！』

何班長——傳令班長，一個具有模範典型的士兵，腦筋很靈敏，體格很強壯；他的特長是常常能够用萎靡的精神遮飾他的勃勃的英氣，而去作一件常人最難作到

的事，譬如傳達命令，給敵人劫持，他沒有一次不是很安全的溜了回來。

因此，團長要他担负特務責任。

『你說你的活動。』

『報告團長，一切都告訴他啦。』

『有結果沒有？』

『但是，還有要求。』

『什末要求？』

『要一張防地圖。』

『就是這些嗎？』

『不，要我偷些子彈去。六時左輪的也好，勃郎林的也好。』

『你怎末答應的？』

『我答應儘能力辦。』

『你沒有問他要什末，是嗎？』

『是！他自動的對我說：「東西辦妥了告訴我到黃沙坡一條新闢的路，就走這條路到他們師部去當連長。」』

『唔！地圖嗎？你沒有畫嗎？』

『這個要請團長畫。』

『唔，好，下午一點鐘準備出發。』

『是！』

『回來，你要帮忙的嗎？』

『有，仍舊是袁副目。』

『唔！』

三

下午一點半鐘，北風呼呼的怒號，烏雲緊緊的蓋着天空，曠野上呈現一種蕭殺的灰色。空氣緊壓得幾乎不能呼吸，路上看不見一個行人，間或在山坳或枯枝內隱約透出荷槍的士兵在遲緩地移動。除風嘯外，連烏鴉也沒有一個，荒蕪的阡陌上，一堆堆凌亂的稻草給風吹得亂飛。何班長哀副目走出山路，向目的地進發。他們一個面上紅得可憐，一個白得變成死灰色，鼻涕從鼻端結成圓珠，漸漸地成直線緩滯下來，被風搖動，很敏捷的沾在衣襟上，他們的兩只手爲着禦風，都插在褲袋裡不肯扯出來拭抹。頸子很用力的縮在衣領裡，低着頭向前跑。

他們的目的地——文家鋪，是比較安全的地帶，距離前線有八九里的地方，也可以說是內地。漸漸地，他們走近鋪路上，各人的心中都有些在波動。

這地方除掉幾家不願離鄉別井的老農，在收復後即便回來外，其餘就只有兩家專事販賣零星紙烟燒酒吃食等供給軍士們的需要。他們並不是這裡的土著，他們佔住的兩間屋子因爲沒有屋主，所以任這屋子的前面也好，後面也好，左右兩邊也好

，要崩要倒，他們是一些也不理會的。

他們兩家都住在一個舖屋裡——毋寧說是一間屋子兩家用吧。一間大屋子除了屋瓦以外，所有的板壁完全沒有了，爲了分門別戶起見，從屋子的中間用簾片隔開，簾牆上用標語，報紙，粗紙等糊了下面的大半截。他們兩家便這樣做起很興隆的生意來。

這兩家一家自稱姓何，一家自稱姓俞，何老闆太和氣，只要遇到同姓的便攀家門，講得親熱的時候，也做樣子裝烟。至於俞老闆呢，他家可不比何家寂寞，除他以外，還有一個女兒叫七姑娘的，俞老闆痴痴傻傻地專門掌管收錢，七姑娘就拿貨，燙酒，和客人們周旋。

在一般官兵們，他們每一個人都有對七姑娘愛憐的意思。她自己說已經二十歲，但是他們估量她只有十八歲。他們都說：

『這女子像是城市中的，長得又豐滿又溫柔又漂亮，在這裡真是辱沒啦。』

因爲人力的關係，何家的生意遠不如俞家。在戰區裏，一切販貨和應付環境不是一個人所能担任的，於是兩家本有互助的精神，通力合作。何老闔口才好，担任對外，俞老闔担任內顧，七姑娘使兩下奔忙。形式是兩個舖子，實際便是一家子。附帶又解決一個問題，俞家父女擠在一張床上睡不方便，合作後俞何兩個合住一床，七姑娘獨自睡在這邊一床，簾牆使闔了一道門，交通也就方便了。七姑娘將床舖檢得很乾淨，倒又增了一番新氣象。

士兵們大約是辛苦的關係，有機會到了舖店裡，便要 and 七姑娘搭訕開玩笑，七姑娘却是個洞庭湖裡的麻雀，並不希罕什末，一般八爺的性情，她都把握得八成，八爺說她東西太貴，什末金字塔紙烟賣五角錢一包，不要太搶得人傷心，但是，她說：

『實在是我們太懦弱，講實在話，如果交通稍爲便利的地方，承各位看得起，雖不說價錢低得要貼本，至少也要少賺幾個。如今我們爲着跑到這裡來做小買賣，

已經嘔了不少的氣，路上的搬運，小卡的需索，沒良心的鬼子留難，敲竹槓，一層層累着來，實在好處是歸他們舒舒服服的得了，我們措了貴的虛名兒，我們不是昧天良的，人家辛苦拚命來的幾個錢也來搶，真的不要天理？所以我們已經打定主意銷了貨回去，沒的你們化了冤枉錢，我們措了冤枉名，卡子上吃了冤枉食。不過，我希望各位，如果我們去了，有人也來做這小本生意，頂好替他幫幫忙，人家做生意固然是將本求利，於你們倒也方便些。如果少給人家敲兩個，價錢也就便宜兩個，你們的心也傷得輕一點，是吧？』

一般的士兵都是老公事，她說的這些話當然近情理，都罵那些『王八旦』：花幾個錢在她面前倒慢慢糊糊，花給那班『王八旦』可冤枉透啦！別着急，以後運輸和卡子通歸咱們肩起，誰敢欺咱們！

于是，這小小的買賣，造成一個相當的好局面。

這天——二十日，天氣很冷，弟兄們一個都沒有上門。上午，只見担架陸續抬

了許多病兵經過，據說有的病了好多天，因為天氣太冷，一概送回後方醫治，有些病輕的攙扶着走，很多都穿單薄的夾衣。確實可憐，他們都冷得禁不住。

七姑娘也就掩了店門準備要休息一下。

何班長袁副目兩個差不多要走到了，便不約而同的停着。

『老伙計！咱對你說，天下都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咱們共事不止一天，已經有很長的日子啦，今天的事，咱們忖情不如從前的容易，無論那個洩漏了秘密，遲早都不會有好結果。覺得嗎？』

『你是怕你自己在不經意的時候，洩漏秘密壞了事，是嗎？咱們當然應該顧慮，一個人發生危險的時候，確實有時不及顧慮到朋友和任務的重要。可是咱們這樣就得啦，咱是相信你的，你也得相信咱，咱們兩個站穩脚跟，誓不相負，如違此言，有如這個！』袁副目伸出手來，將中指伸直，餘下的四指在動着做烏龜。

『算啦，小聲點！咱只怕你不穩當，咱還要你教訓嗎？』

四

『冷死我啦！』他倆敲開舖門，一頭腦鑽了進去。『俞老板呢？』

『呵喲！快坐下來烤火！你們沒有凍死嗎？』

『差一點兒！俞老板那兒去啦？』

『兩個都到石亭辦貨去了，準備辦些烤肉來，明天替我宣傳宣傳，多做點生意』

『算咱的！』

『你們團裏病了好多人，是嗎？』

『少得很，昨天有命令不准抬回後方，幾位營長只向團長預支埋葬費，省得死起來弄手脚不贏。今天北風一發，早上吹號一大半起不來，咱溜着去數一數，少也有三百。打仗？見鬼！士兵出來穿棉衣，在屋裡穿夾衣，真是屋裡蓋帳子，外面裝幌子！』

『別管許多，快燙些酒來，弄點嚙菜。』

『今天的酒有點酸，你們可吃得？』

『咱們兩個都不講斯文的，聽是什末都吃，什末都可以慢敷。』

七姑娘在床下一個草覆着的罈裡倒了一壺酒，也沒有用提斗，就伴着柴火面前燙。揩了兩個茶杯，花生米，香干，弄了一大堆。他倆一面烤火，一面便飲起來。

『七姑娘！你爸走的時候，吩咐你的話沒有？』

『吩咐了。他們去後，少和你們談笑，晚上早些關緊門睡覺。』

『哈！講正經的，這一包東西你收啦，可不要給人家瞧見！老袁是咱的心腹，沒有關係，真的。』何班長低聲地一邊說，一邊遞一包東西給她。『地圖也在裏面。』

『放在一邊吧，回來交給他。裏面什末東西？』

『不是好玩的，藏了吧！裏面是藥。』

七姑娘似乎是老於此道，把包子藏到何老閻那邊，又在何家貨櫃裡取了些皮蛋

，一包香烟，將門反扣了，搬了一只破凳子坐下來。大家開着皮蛋吃。

袁副目平時不大抽烟，今天却抽得很利害。

『七姑娘今天更漂亮啦！這衣服從前沒瞧見你穿，今天連圍腰也取啦。』

『平時你們這些客人真膩得厭人，有些還要動手動腳，穿得好衣？』

『如果今天咱們要動手動腳呢？』

『你敢！』七姑娘說着迷迷地瞟了何班長一眼。

外面風吹得怪有勁，大約溫度續有降低，一堆小小的柴火又快成灰燼，柴是沒有了，於是大家喝酒，想靠酒來禦寒。

『咱夠啦，頭暈得利害。』袁副目全臉通紅，眼珠起了很多的紅絲，樣子是已經昏迷起來了。

『這一點就够啦！不中用！來，再添一壺，七姑娘今天破例穿新衣，還要請他破例唱個『我愛你』，咱們吃了好走路！』

七姑娘真也就添了酒，跑到床旁梳了梳頭髮，照了照鏡子。『你看我臉上多黃！』
『漂亮極啦！』何班長似乎遇了特寵，高興極了。

『我不會唱什末歌，唱起來也不好聽。』

『好聽的，好聽的，不論什末歌都好聽！』

『醜得很！』七姑娘撒嬌地笑了。

『這兒沒有別人，不要緊。』

『好，小聲一點吧。』

七姑娘開始唱：

『河風吹老少年頭，

哎呀哎子啲！

單身日子真難過，

牛郎織女渡天河，

情哥愛我我愛哥，

哎呀哎呀！

雷公不打貪花子！……………」

『唱下去！停什末？』何班長正聽得有意思。

『你看老袁醉糊塗了。』

真的，老袁醉得昏昏沈沈地，伏在椅靠上睡着了。

『未必，這叫做心中有事酒醉人，本來他是不會喝酒的。』

『有什末心事？』

『就是前天說的失了子彈，起先是混過啦，昨天葉副官過細查了一查，又疑心到他的頭上來，怕有軍棍打吶。』

『到底是什末一回事呢？』

『你說還有什末？都儉發給特務第三排去啦，準備今晚走，今晚不走明天準走。』

『也不一定疑心是他吧，假使他做得很機密。像他這樣走得很急，實在危險，是不是？』

『他就因為這些心裏決不定，又怕俞老闆不答應，不幫忙。所以今天同來，不料俞老闆又出去啦。』

她倆低聲低氣地在談話。風從窗隙裡吹進來，刺得人怪痛。袁副目醉得一身失了知覺，幾乎要跌下地去；她倆都望着笑了。

『抬他到床上去睡，不要受了涼。』七姑娘說話很體貼的。

『老袁真福氣，睡在你床上！有天我也睡睡才甘心！』

『哼！招呼軍棍！』

『雷公不打貪花子！』

『不要吵他，來，抬他睡了，我們到隔壁講話。』

袁副目真是福氣，兩個連抬帶拖的槓到床上，七姑娘替他脫了鞋子，拉被蓋上

，便跑到隔壁何家細細的講話去了。

袁副目雖然酒醉，心還清醒，經他們一拖一抬，益發心裡明白，他隔着簾牆聽見何班長滿口發誓，七姑娘窮追窮詰，盤問得他幾乎沒話答，只滿口「絕對服從，忠心爲日本帝國效勞。」漸漸的，互相調戲；漸漸的，一種模糊的不堪的聲息。袁副目真不欲卒聽了。

『冷吧？』七姑娘說話了。

『不覺得。』

又起了一陣微微的笑聲。

『一個人作事都要有個想頭。你，我覺得算是不錯。眼光也很遠，在這裡當兵太埋沒了。到那裡去，絕對不會這樣對待你，并且你也算有功勞。』

『咱幹事并不完全論排場，總要心裡痛快，所以我久就找這條路，早知你是：

……也不等今天呢！』

『也不一定，我們找人也要找靠得住的。』

『真的。老袁呢？』

『我們自有辦法，決不辜負他。等我起來叫老何，看他的事弄好沒有。』

『何老閻在那兒？』

『就在這裡，你不要管。』

聽到後面開着門响，接着一陣輕輕的脚步聲，門又關了。

『你從那兒來？』

『不要問，你事情做得很好，圖是你畫的嗎？』這是何老閻的聲音。

『是的。上面載的人數沒有除去昨晚病的，大約今天抬往後方的總共在三百以上。咱出來的時候還有很多。』

『忽然今天都抬回去幹什麼？』

『團長知道那地方守不住，請求增援，上面又不答應，說兵病多了又不相信，

團長嘔極啦。昨晚風一吹，死了十幾個。大約準備腳底下搽油，看這勢風兒。』

『你們團長平時打仗倒還不錯呢！』

『你那兒知道？團長新近討了個漂亮老婆，他所以想打勝仗，一來是命令很緊，二來想任務完了自己就好偷回後方去。所以這一向帝國的皇軍有一回沒一回的打，他氣極啦，趁勢便上了好幾個報告說此地難守。』

『哈哈……不管他。你就今天到黃沙坡去吧。告訴你：這裡走趙李坡傍李家祠後面翻過梧桐嶺的小路，你看見有泥印的樹就拐彎，這一程都是沒有什末路的柴山，只要不作聲的走，穿過防線誰也不知道，一直走去便到了，大約十里路的上下。這手巾是暗號，當褲帶繫着，過了梧桐嶺有人問你，你只揭起衣來給他看就行了。朋友！到那裡好好的幹，什末事都包你稱心！』

『嚇嚇！還靠同志栽培！』何班長說了又重複問了一遍路程。

『去吧，是時候了。』七姑娘在催他。

『沒有別的事嗎？』

『你去好了，介紹信先去了。』

聽見開了後門，大約都送他出去了，袁副目轉了轉身，調勻了呼吸，將被蒙頭睡着。門又响了，他們仍在隔壁小聲的談話。

『真走得快，他心裡也有點怕人看見吧。』

『自然，老袁怎末安頓呢？』

『且等步哨回來再說。』

『我們的步哨怎樣弄法的？老俞說難找人。』

『不成問題，現在已經有五個，我們送去的人誰都逃不了監視。』

袁副目聽了這段話，比聽一個炸彈爆裂還利害。何班長準會死，他無論如何要脫離這裡，不然，兩個死了弄不到一點消息，於是準備爬起來。可是隔壁又在說話：

『你把東西檢一檢，準今天夜裡發動，我們一支走梧桐嶺，一支抄牛跡渡以上一里多路的河面，那地方完全乾涸了，直達官亭，偷過他們的工事，搗圍部後面，明天拂曉便可佔領。如果軍隊退，我們仍是跟着走，報告已經遞去了。』

『小聲一點！』

『我到那邊王家去，你招呼老袁吧。』

門又响了。七姑娘輕輕走過這邊來，收拾了一會酒壺茶杯，掃了地，走到床前站了一會。大約是因爲冷，呵着氣取暖。袁副目心裡跳得利害，他覺得她是個吃人的夜叉，雖然很想鎮靜的睡着，可是完全不可能，幾乎要戰慄起來，他只希望她也到別處去，自己好溜着跑了。

『老袁！不是醉死了吧？』

袁副目不敢答應。

『老袁！起來，天快晚了。』

七姑娘坐在床沿上，并且將身體伏在他身上，兩隻冰冷的手插進被窩裡去。

『啊，啊！那個？』

『你也醒了？天晚了呢！』

『啊啲……何班長呢？』

『早就回去了。』

『回去？不會吧！他怎末回去？』

『誰騙你？』

『可是這人靠不住，賣朋友！』他翻了翻身，覺得她的手在亂摸。

『等我起來，你在身上摸什末？』

『嘻嘻！好暖和！』

『你也來睡吧？』

『硬幫的什末？』

『手槍，別亂扳，上了紅子。』

『就放在這裡吧。』

『今晚要用，我那兒還偷了一枝，比這枝要好。』

『有子彈沒有？』

『七十發。』

『你的胆子大得很呢！』

『咱的脾氣就老是這樣，做賊偷牛，團部裡這些腳色真不放在眼裡。』

『老何這人怎樣？我看他不如你胆大。』

『哼！他的主意多得很，有次偷了團長一塊錢，嫁禍別人，團長還嘉獎他。』

袁副目極力想撇脫走路，七姑娘偏要和他搭訕，漸漸的愈壓愈重，幾乎呼吸都艱難。

『七姑娘開門，走風了。』

突然，外面的門推得很急，明明這是何老閻的聲音。袁副目知道事情糟了，他想不到頂好的法子脫開這裡，他只有鎮靜自己，看風勢應付。

『你父親回家，接貨去，快點！』

『且慢！最好把你的手槍給我，不然，你很危險！』

『你說這話我不懂！』袁副目用力推開七姑娘，坐將起來。

『我不能不懷疑你是偵探！』七姑娘說這話是很慌忙而又帶着和平的口吻。

『這却很奇怪，除非何班長誣我。』

『哼！他已經給我們做了！』她一面說一面向外面答應：『來幫我的忙！門，重點推就開了！』

果然門是推開了，何老閻的舉動很兇惡，但看到袁副目很鎮靜，倒勉強轉出笑容，說道：

『你不要在這裡搗鬼！』

袁副目立在床前，完全是「稍息」的姿勢，兩手互插在袖子裡，他完全沒有聽對方的話，因為他在想握着的袖子裡的手槍，子彈不會上膛，要先發制人是一件極難的事。

七姑娘站在一邊擠眉眼兒，意思是告訴何老闆袁副目身上有傢伙。

『老袁！放開通點，這時候就是試驗你是不是忠心我們。只要你繳了鎗，我們一定介紹你去當連長，當連長比在這裡好萬倍，更不會缺少什末，如女人……』

『咱一切都依你，可是，手鎗裡有兩顆子彈，咱得退了交給你，好不好？因為咱怕你拿鎗打我。』

『可以，可以！』七姑娘和何老闆都注意他的腰下，屏着氣息目不轉睛地在等待。

——嘩啦啦！

袁副目拉了拉槍膛，真的上了子彈，很敏捷，槍口對着何老闆，眼角留神七姑娘的行動。

『姑穩，賣國的漢奸！哼！連長？你們師長給我當下手也不配，沒良心的強盜……不准動！動就是一槍打死你！』

可是，七姑娘却提了提腳，準備逃走。

——拍！

袁副目瞄準七姑娘一槍，打中她的太陽穴，她立刻倒下地來，太陽穴上有血鮮的一個洞，她並不會叫喊，大約是完了，袁副目即刻移轉槍口對着何老板猶笑：

『哼！你們把女子不當人的來引誘咱們，咱老袁是無名英雄，恕不上當！』

何老闆却也很鎮靜，不作一聲的瞪着眼睛望。

『七姑娘！大路傍的尿缸！哈哈……』

袁副目低頭看見七姑娘的血流得很多，似乎還有些活。難道射偏了嗎？他的心裏忽然又懷疑起來，準備補她一槍，急忙將槍口移轉，把機鈕扳了一下。『噢』，槍打不响，他心裏慌了，急忙拉了鎗膛。

『哼！哼……』

何老闆在擠着眼冷笑，袁副目更慌了。何老闆拉出了圍腰下的左輪，睜大了眼睛。

『丟了你這不中用的槍！把你今天到這裏來的任務全盤告訴我，我可以不復仇，你上我們那裏或是回去，一概依你。限你三分鐘，死活憑你自己選擇！』何老闆說話時的臉色極難看。

『別多放屁，要打就打！』袁副目也懷疑槍壞了，心裏只想如何逃走。

『你以為你有什末另外一條生路嗎？現在我先射傷你的右手，看我的本領。』

——拍！

『如何？』何老闆張着嘴笑，袁副目看拿鎗的手臂果然中了一槍，又癢又痛。『

快說！這以後要打你的左手了！』

『我告訴你吧——』

袁副目一面說一面換了左手拿槍，用力將槍扳一扳，拍的一聲，連他自己也嚇了一跳。啊！他喜極了，槍並不壞。何老闖因突然的一响退了兩步，袁副目認爲這是逃脫的機會，他便向何老闖猛撲過去，何老闖不防的讓了一讓，他就乘機跳出店舖，反身又轟了一鎗，於是一直向回團部的路上狂奔。這時候，他心裏在想：

『咱不和他們鬥鎗啦，咱得交代咱的任務啦！』

天色已經快黑了，冷風迎面吹來，受傷的手似乎較平時重了十倍。奔走了一里多路，聽到後面的密密的槍聲，知道追的不止一個。敵人的速度比地快，他沒有法子使自己的兩腿增加力氣，只得回頭用左手描準向較近的敵人連發兩彈，他認爲這完全是用來安慰自己的，因爲左手決不會如右手的靈敏和聽指揮，況且似乎看見子彈是打在田裏的，于是他又反身飛奔。

他奔過小山，越過石橋，他記起再跑一里路便是哨位了，這一里路應該要趕快。但是他跑過大半里之後，實在支持不住了，肺部鼓動得太激，右肩胛以下痛得利

害，喉裏很乾，滿口濃痰沾得令人難當。他想喝水，不由自己的緩了幾步，留心道路兩旁的田裏可有泥水。

『媽的！我今天算計不回去，無論死活要打死你！你打死我們兩個不要緊，你探了消息去了，媽的！』

——拍！

袁副目腰部中了一槍，彈從左腹穿出，他只見流血，一些也不痛，他氣力陡增，盡力向哨位狂奔。

『媽的！不必放空槍，咱是不怕的！哈哈……』他一面狂奔，一面大笑，左手使勁的按住傷口。

前面哨兵正描準槍口等待來者，袁副目低頭猛進，相距已經不到四十米達，敵人只要快走十米達就可捉住他。因為三個人已經成了一條直線，哨兵

——拍！



袁副目被敵人射中背部，仆倒了。敵人反身就跑。

經過五分鐘，敵人被哨兵三鎗射死，看看袁副目只剩了微微的一息。

五

防守隊伍很迅速的出動，曠野間頓呈一種緊張氣象，在濃瀟夜色中，飄下一片片的雪花，袁副目嚶嚶地說道：

『快！抬我到團部去！』

團長的兩眼滿包着淚水，一隻腿屈跪在地下，側耳細聽袁副目的報告：

『趙李坡……傍李家祠後面……過梧桐嶺……山路有黃泥印的樹……拐彎，十里路黃沙坡……大約……五個步哨……何班長死……今晚……敵人一部走梧……桐嶺……一部走牛跡渡偷過工事……一定，一定……的……』

追悼號吹得很悲壯，袁副目的生命隨着號音終止，但是他的面部呈現着得意的

微笑。

六

十月二十一日拂曉，我軍到達黃沙坡。

購

民國十七年八月

生 活 在 空 襲 中

中山日報社抗戰叢書

第一輯 第四種

著

者

殷

作

楨

編

者

胡

春

冰

主編者

中山日報社圖書出版委員會

發行者

中山日報社

廣東省 廣州市

光復中路七九號

分銷處

國內外各書局

版權所有

定價國幣壹角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出版

72
7724.24

7.83
9.8